

集部

# 江湖長翁集卷之三十二

宋 陳造 撰

## 論

### 姚宋上

明皇在蜀論肅宗用房琯知非破賊才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則曰賣直取名爾人各有見自其見持而有為而治亂戚哀形焉明皇之言平昔之見在是宜其致天寶之亂也陳子曰精于治者無善治之功精于醫者

無善醫之名無功無名非果無之也銷患於無形故無功除病於未兆故無名而功名者次之功立于有事名著于有病天下孰不功名者之貴而精于治與醫者不然古之聖君賢臣講磨治道圖回天下其詳載於六經六經之書明並日月功配造化然大抵皆保治之術所以維持締結使天下無事禍患無得而作是六經之旨也其大意必曰正心曰脩身曰納諫曰畏天心通下情勤政去佞如是數端而已未嘗曰兵何為則敵摧刑何

為則人畏智詐勇力何為而用之凡二帝三代所以持守天下求諸此足矣若曰鄰國見侵非孫吴之智不可以取勝疆事見告非韓彭之勇不足以得志是後世之君臣淺之為治治不能安天下於無事幸則揭册青以自夸大不幸則委蒼生於虎狼之口者也非六經之所貴也和扁之醫觀色察脉必告曰勿為是勿嗜是而疾自銷於冥冥矣推床撼屋嗡嗡求死焉治而藥之曰吾之功起死或者甚其疾以自大其功功則功矣非和扁

之所貴也姚崇才有餘而工於順適者也宋璟才不逮其節而以直弼正其君者也委二子於干戈繁興事變搶攘之地姚固有餘宋果有不能辨者然朝夕納君於正率臣下以無枉使天下之事變無自而萌則固厲之璟矣天下之理順適者可悳而守正者似乎矯拂振辦者類才而靜重者似乎迂濶有可喜之功者必售無媚上之具者易厭自古皆然況乎明皇以英睿通達之資適久安無事之時志意得而侈心萌其視迎刃破竹適

已便勢如崇者安之久矣璟乃一切矯而正之然猶相之數年者無乃迫於公議姑惟留之其心固已氷炭惟恐其不去也其眞情非在蜀則至死不露向之君相之情特矯而忍之以相彌縫爾主人有直其突者又積薪焉客勸以曲突徙薪不聽也一旦火其室鄰里救之而止牛酒勞之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或者得以譏之宋璟之正曲突徙薪者也姚崇之才焦頭爛額者邪使三代之君得二子任之輕重固有主矣惜乎

明皇不足以知此也

姚宋下

或曰明皇之相姚宋首稱予謂天寶之亂姚優為之顧乃優宋何歟然則排難解紛之才無貴於世乎曰非然也世所謂才者非獨後世貴之先王亦貴之矣才貴乎用尤貴乎有才而不用才者有事而後見於用者也儲其才而無事焉才惡乎用是最先王之所貴也先王之世凡智可以立事勇可以摧敵拓弛不羈之士莫不兼

收而不遺以備吾不測之用然卒不用之者正以有深謀遠慮正已率物之士相與周旋朝夕有一善推而廣之有一不韙矯而正之天下之心素服而禍亂不得而芽糵智者無自而施其謀勇者無自而效其力矣猶之善攝生者天雄烏啄莫不儲峙以待一旦之急而卒於有而不用也平居無事薄滋味時起居血氣內和外邪無間則天雄烏啄之屬可用而不用毒藥之用身之不幸也才者之用國之不幸也姚崇之才天雄祛寒烏啄

療風才則才矣抑節宣導養使身無恙恚天雄烏喙置之不用璟尤賢哉古之賢相不獨於天下之才藏於不用而於一巳之才當其用也猶不旣其用其意深矣禹之征苗三旬逆命乃班師以苗之逆禹之威德豈不能一戰脫與之戰豈不必其勝邪周公征三監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兵聞拙速以三監之悖周公之聖乘之如拉虆爾又何待二年之久聖人之意必曰戰而速勝故吾之功而置吾民於死傷國必不堪而吾深不忍也故寧

不戰而去與徐而待其斃毋寧為是角一旦之命使吾民肝腦塗地也而禹方且諫舜以惟德動天周公作詩貽王言王業之艱難凡其嗇於用才而必於納諫當有事之時猶然况時無事也乎臣而有愛君之心寧數諫以保其無事毋寧幸有事而露吾之才可也武帝之時不能安於無事以守文景之業汲黯獨憂之而天下號為有才者莫不幸之挑四夷則黯不如衛霍深刑戮則黯不如張杜掊財利則黯不如弘羊孔僅辨論鋒發移

人主心黷又不如終軍壽王之徒至淮南萌姦乃獨憚黯曰好守節直諫自俗儒諭之黯幾無用之才孰知規君以正保天下於無事在此而不在彼耶姚宋之議灼然可見矣嗚呼璟與黯其所以息未然之禍皆本於諫而二君所以不安二子正以其敢諫一以為戇一以為賣直納忠於君顧不難哉三代之君臣專美於前有以也夫

辨異

聖賢之為學務窮天下之理而不盡必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必之聖賢所與天下守是學而共之者也不可必焉必求必之則吾之說窮而吾之學始為異端勝異端之勝吾學自夫趨吾學者之不專而若疑若信於異端者之衆也今夫孝也親必恱忠也君必與謹懼無禍忠勤儉無空匱是可必者聖賢必之以教天下天下諭之不勞也四海之大九州表裏耳目之所不際智識之所不慮吾必以有無必之

則其說必窮昔吾夫子古今推之為大聖其智博矣而弟子載其行事則曰不語怪子之不語其意蓋深矣一語於口則是形為有無之說且以為有耶人愈惑且以為無也而一或有焉則吾言誣矣孰若不以為言不以為言則不必其有無而人皆返而求吾可必者竊嘗怪傅奕韓愈之徒忿佛老之為害而力排之深擠痛抵曾犬彘鬼蜮之不若其於衛吾道意則信篤矣惜其一必之於無有故不能挽回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已受彼

之欺其涵浸已久其服從已深彼二氏之教亦異域之一術其偽言佞説亦深有以鼓天下之俗而刼其心者亦孰能的然必其無也吾必其無是理無是法無是事無是用不幸而有其一而吾之説則敗矣吾之説敗而彼之説則愈熾矣孰若專持吾學置二氏於不言之表示人以邪正而不必之於有無彼或未能去二氏之淫説吾若不聞焉如春風之花自開自落春木之鳥自鳴自止我輩何有一君子守之衆君子繼之吾所守之卓

彼無得指其有以質其無人亦徐而悟其謬悠㡬吾者愈衆而專矣此不亦吾夫子之意與昔阮瞻惡言鬼著無鬼論一旦鬼至其前瞻懼而病病而斃使人言鬼而瞻不言不害為無一以無必之乃敗於或有佛老之説鬼之或有者也其無以有無必之哉或問佛於王通曰西方之聖人也欲推其教於世則不與彼盖知佛之為教可施於西方服教之人以之中國是中國而西方也通之意未嘗以其教為無有似矣吾夫子之不語怪然

謂之聖人則失之太甚未有謂之聖人而吾徒無取焉者若佛者吾何取乎彼傳韓必佛老於無而人不從王通以佛爲聖人而人益惑相去一間皆未若夫子之不語爲後世之慮深而衛吾道之心密也

秦

秦以夷立國以屠驅民以盜取諸侯無足道者然究觀其始末良有可惜者矣夫人惟知道而又能達天命也則動可以至於無窮達天命而又有道焉則不怵於外

矣秦之於道何如哉其於天命何如哉道無所乎知天命無所乎違而苟以就天下未有能得天下者也幸得之旋失之則亦無得已矣昔三代之有天下惟深知天命而不以天下為巳私而專以道守之故聖人之興也能以道授之子孫而不必其子孫之有天下非深知天命乎商之在夏周之在商其祖皆嘗臣堯舜者其子孫皆夏商之大邦元侯也所謂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其勢偪矣夏商不忌之其心蓋欲子孫之有所顧忌而無

失乎道也云耳秦之於周亦周之於商而商之於夏也周之子孫曰論於弱吾意不獨周之心屬乎秦天下之心不之秦而之他者葢無幾也人心者天命之所係也晉之裂而三也是天命之之秦也始也晉不裂則秦無能為雖有所為晉能制之晉裂矣天下不之秦而何之也楚之君無美質無歲不亂齊自小白其君亦無美質無世不亂能為天下之軒輊而周之所倚者晉也今且屢亂而遂亡為韓為魏為趙之三國向也三為一秦猶

與之更勝迭負今也一為三彼於秦何有而秦之君往往務本而勤政好賢而用謀使其旁選天下得一二淳厚達理之士輔之破功利之淺説變戰國之餘習率天下而宗周而治其不然内則尚德教厚風俗聚天下之賢士以圖久遠之計不心乎取天下則天下之人有所赴愬焉捨秦而之他乎秦之君臣不足知此汲汲乎常恐天下軋已若不能一朝居者故凡可以就之者雖穿窬負販茍賤之行靡所不為吾亦良為秦惜也雖其獘

有端非功利敗之也乎功利之說自管晏則倡之其後遂不可遏流而為縱横變詐長短捭闔之術狙詐者逞而儒先東喙不談先王之脉絶矣秦承用其術遂挈天下而屠之而亦自屠焉理勢固然無足怪者吾特痛其始有商周之勢而不善用之不得不為一言

秦二

秦恃其强以刼六國而亦據其勢以愚六國刼之無以愚之則六國或悟其情其從必合秦慮及此故時以愚

之秦之取天下雖專於力勝詐取然亦不可謂不巧也吾嘗怪六國之君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兵合從以支函谷從人又甚之以秦併天下之勢六國自救之說其君亦或鞠躧太息請計受事然皆驟合而俄散暫從而倏横終不免中秦之禍何也則是秦以計愚而欺之也秦之取諸侯也不專取之也取之而時以與之故亦不專為戰而時與為講不專示其必勝可畏之形而時亦示其懦怯不自必之勢使六國譁駭失據若講若戰謀皆

不能專而秦以得其志矣其攻韓也今年取我宜陽明年與我武遂今年與我河外武遂未幾而敗我伊闕其攻魏也今年取我汾陰皮氏明年歸我焦曲沃攻楚無虛日而或厚賂之至與之上庸之地釋趙而遣質講楚而結婚使車縱横於諸侯之境亦皆重其幣佞其言秦取之而亦時以予之攻之而又釋者是其愚諸侯而侮之也諸侯之心雖知虎狼之秦摶取怒噬以窺天下見其方操之又縱之方見攻又復講焉故狐疑隕濩謀不

自必而茍且之心生矣謀不自必則無堅久之慮心乎茍且則其勢可以刼而取甚矣夫秦之愚諸侯如戲嬰兒於掌股之上而諸侯見愚而不悟亦深可笑矣哉秦之取者七八而予者二三取者尾閭予者呋澮受甘言之佞茍目前之安明日之患不暇計六國尚為有人乎不獨是也欲攻安邑委宋於齊尋以破宋罪齊欲攻魏則以南陽委楚未幾以塞鄳阨罪楚張儀商於之事商鞅公子卬之約藐焉無人視敵而諸侯亦卒無以卻其

戲侮之者吁可嘆哉使六國有賢王焉輔之以智謀之士明言秦之情而告之以其必至之患親仁善鄰為不可侮之備則秦將終身沒世不能自說其不信之罪諸侯不出此而秦由此乎終如其志亦諸侯可以愚而侮之而後秦侮之歟古所謂知彼已者秦幾矣

秦三

秦既已一天下隳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欲以傳之無窮二世而亡之或者罪秦以不明取守之道怪其不以仁義守

之是以速亡愚獨以為不然秦之為秦也有六國則可以持秦六國不存則不可以持秦况天下乎秦之先起於西戎之僻漸進而與中國齒其始也雖無以大過諸侯而未得罪於天下也自六國忌其彊欲擯弗與通則於是慨然發憤求自彊之術世之媒富貴之士不皆原始要終為後日無窮之計者鼓其說而作其氣惟富彊是務而求勝六國切切乎志於彊而心乎勝不暇問其他張儀以口舌進疢已兆矣商鞅以其慘刻不仁之術用而厚

其毒秦之俗如狂陽内盛之夫脆之骨豐之革跳梁摶擊而其脉寖微人遏之非不健勇可畏而盧扁已借憂久矣秦民之耳目心志習尚惟得是計惟詐是為處彊而置人於弱惟是為務蠢然趯然不能自已六國未斃而與人抗衡則固君民之間併力一意不敢少懈以蘄遂乎進取之計有秦而無六國則非特君不能安其俗而民亦不自安之也民不自安其俗未有能帖然而無事者而其粗可以僥倖覬無事必其國無隙而後可而

國不能必其無隙也如國何如天下何故曰秦有六國則可以持秦六國不存則不可以持秦況天下乎

朱温

唐開平中朱全忠令蔣元暉殺昭宗自立為帝國號梁陳子曰吾讀春秋而得仲尼之心仲尼之心其為萬世慮者甚深春秋一經為周作也其所以憂後世亂臣賊子葢切也惟憂之故防之防之且通之防之使有所不敢為而通之使有以自慰而死其滔天無藝之心是意

也蓋熟讀而精思乃得之夫周自平王之東葢日以就衰幾不復振矣而大國虎視其地十于周而其民百者有若齊晉秦楚小國諸侯不惟奔走奉承之不暇而見侵見襲且滅其國俘其君無歲無之而駸駸乎改物之舉矣至孔子而彌甚意曰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視昔耶於是筆削春秋以示萬世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齊威晉文莫彊焉仲尼筆之于經貶之不恕也而終予之觀聖人貶二君之意所以嚴君臣之分貶之而復褒之所

以通予奪之法威文之在當時其競莫禦甚偪矣一於貶歟後世有競彊逼近之臣如威文者必曰賢如威文宗周如威文經終不貸矣吾何賴是絶其自愛之心而趣之為無君者也故必正色予之而後後世之臣往往以威文藉口以服天下而天下察其威文如也而予之聖人之於威文其曲致其防而通為之法者凡皆為後世計也而後世亂臣賊子曹不知聖經意而其臣亦非有得於春秋者往往以攺物為快而斷焉莫過其無君

之心如温者神罷則已移而無君之心已酬矣而亦終自擠於赤族之禍太史公曰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殺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臣不臣向使温少得於經而其臣有讀春秋之士終身甘為威文于唐挾天子以令諸侯假仁義以號召天下天下英雄孰能與之抗唐亦周而已緜緜延延擁虛罷於上而糾合一正定襄王郤彊楚之功拱挹而有之而尊富壽考

子孫燕樂葢孰得而睥睨也哉釋此不為必欲化唐為梁温向之以雄彊稱而羣雄莫敢議亦以戴唐爾一旦受不義簒弑之名以立于天下天下之心孰肯畏無唐之朱温耶温之赤族不在亞次入汴之日而在元暉剸刃之時决也然猶跳梁躑躅數年再傳而後亡以地則大以兵則彊而其狙詐雄暴獨優於人而羣雄皆齷齪不見天下之勢其交不合其志不果故必待亞次而後假手焉噫忠孝之道人心所固有雖唐末大亂之世而

是心曷嘗一日泯想温之業既成之後天下之腹非陰議曰鰓鰓焉有待乎英雄起而亡之楊師厚其臣也方温之肉尚暖而已豚犬視孺子矣即師厚據有魏博之心窺之及温之生也力能斃之其起而乘之何後之有昔者侯景逞于梁一旦廢簡文郭元建景之腹心且謀主也其言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今乃爾是自危也設簡文在景奉之猶足以劫制江表簡文見廢則景乃負乘之小人懷璧之匹夫其誰畏無君之侯景耶古

今君臣之分其幾如此皆不逃吾夫子所慮項羽弒義帝高祖為縞素或勸曹操自立曰是兒著吾爐炭上古之英雄其知之審矣其亦偶有合吾聖經耶

蕭望之

望之堂堂折而不悅剛風勁氣在漢鮮儷然卒為恭顯所殺班固以為近古社稷臣陳子曰古之所謂社稷臣以死許國而不可要以必死事君而易於死非徒無補於輔導適足以肆小人之惡而使國無所賴耳范蠡深

謀二十二年然後能報越以刷會稽之耻則曰主辱臣死所以不死為此事也崔杼弒君或者疑晏子以必死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非其親暱誰敢任死衛獻公之復也由子鮮甯喜倚之右宰穀曰子鮮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及獻公殺甯喜與穀子鮮果無所為而亡之晉然則事君者不惟社稷之計倖倖焉以死狥國否則去之此尤為姦人所料而墮其術故子鮮不免於去而恭顯置望之於獄而望之仰藥死望之死而更生堪猛

或誅或逐元帝無復有治平之期社稷之臣果如是乎使望之居羣邪之間堅忍徐伺無輕所發以待帝之覺寤去數小子不難矣此予所以為望之恨而嘆范蠡晏子之風鮮能追之者

僖負羇

晉文過曹曹不之禮僖負羇妻曰公子必得志盍早自貳於是饋飧置璧文公果伯而厚為之報人皆賢其事之先見而是負羇之從善然居其國而外交以邀後福

君子所為固若是乎既而文公入曹亦以不用負羈責之而報其施魏犨顛頡怒而爇之陳子曰負羈過也公亦何為喜於此而遽賢之耶衛綰不見太子而景帝悅文公之喜負羈一巳之私耳亦非賢君之度也負羈圖報而得禍文公喜而厚之適以禍之魏犨幸免而顛頡被誅一舉而起三惡婦言之不可聽其效如此哉

主父偃

執仇許客者必宴人子而援溺之惠不可望於千金之

家人惟不甚自惜而後蹈危以有為有所惜則有所畏所惜者愈大所畏者愈重此人臣之節所以競挺於下僚而銷耎於高位也主父偃自布衣上書諫伐匈奴而武帝悅既而勸築朔方以為滅敵之本偃之前書何惡狗之遽也當是時帝以爵禄寵天下士而尤鋭意武功偃官尊位寵惟恐一日失帝意以失所有也顧可以中其欲者無出武功耳士以患失為心鮮不喪所有而敗人事哉劉栖楚諫君額叩龍墀及入李逢吉黨遂為小

人之雄人以栖楚為僞於初非也其初未有所顧惜故視名節為重而顧進退為輕及夫權臣誘之利禄媒之昔之競挺敢為之氣轉而為憸佞用矣

甯莊子

古人言天求其理之不可以為僞之者言之也而或者竊之以濟其私又或竊之以欺人而君子未嘗不窺其情僖十八年邢與狄圍衛衛與邢同姓也邢叔狄以伐之罪不可逃孔子人之既誅之矣衛欲雪此耻而國方

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無道天欲衛討邢也於是滅邢二十五年書衛侯燬滅邢名之者貶之甚之也邢人而衛名惡浮於邢矣甯子竊天之言以逞衛侯之忿以斷國人之疑可矣不知當是時諸侯雖無伯校德量力衛與邢未能相絶也其可為伯之事乎其謀之也禮至以昆弟仕而譎之伯討類是耶禮至之惡與甯子均丘明惡禮至而不及甯子丘明亦受其欺耶不然誅賞不公矣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銓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三

宋 陳造 撰

策問

丁酉楚州秋試策問

事有其名則二而其勢不可不一者文與武兵與農是也天下之政無大於此古之所以治未始岐而二之也後世相視氷炭矣乃欲其治之如古何哉古者入則公卿出則將帥其君子皆雍容揖遜而習熟於射御戰陳

之事士卒之間亦或悦義而知禮故無事則相樂其安而有警則不憚其勞降及後世乃有毛錐安用歎不識丁字之偏古者釋兵戈則農置耒耜則兵凡比閭族黨州鄉之民隸于司徒者軍旅或起則驅之於伍兩卒旅師軍而不攝故民不竆而兵不驕降及後世乃有畏兵如冦讐疾民如草芥之患然則古之所以易治而無弊者實本諸此後世分之而其弊不勝其間有志之君救之得其道僅可以自立而其治終視古有愧焉

## 已酉秀州秋試策問

問人情警之則不惰而銷患者於未然總文武以為治宜無急於此或者後之何哉漢文射于上林親屈細栁不講於代來之初孝宣本始之詔牧民風化纔及郡國二千石而已二君七制之盛舉一則置一緩其所當急略其所宜詳姑勿論是周之成王詰戎之戒尾于立政之書董正之術舉於四廵歸周之餘吾猶惜其有姑徐之心焉主上祗承堯舜之傳同心一道以纂聖統嗣

位之初未遑他務明詔首頒戒敕中外之官將帥之
臣丁寧委曲不啻察父誨子以計其家者九輸忠竭誠
率作興事洗心滌慮勉圖職業既導之以所當為至因
循玩日急忽荒政狥私奉已請託掊克又禁之以所必
不可為且曰副朕倚毗報壽皇聖帝之恩又曰事
不素備何以應卒兵不素練何以待用則奉親保治之
心眷注有在文武之官可不思責望之厚少裨志養之
誠體苞桑之念索衣裘於未寒乎夫君以言論下不徒

言也必有以繼之而要其效也主上初正急所當務如此周漢之君無足進焉王指不匿之後宜無不欽承丕應以求稱上意然天下之人賢否如十指恪勤競勸者少苟且誕謾者多勉勵於暫久或怠廢則致察於勤惰淑慝權之所在非一人聰明之所獨任是將誰屬歟心迹情偽之間至難見也將旦旦而察之人人陞黜之歟抑懲一可以警百所旌者寡而感發者衆自有道乎請鋪繹古今之失得與繼此可施之要以暢祗若休

命之風以仰副聖心所欲悉以見諗將有以復于上

吳門芹宮策問二十一首

問小宰獘吏治以六計皆以廉為本晉執政多賄故悼公之後不復能伯士大夫食君之禄者玉雪其操行以赴功名之會而為大吏者要當率屬表下尤不可畀汚自棄固也然賢否之氷炭故趣操之霄壤往往齒仕版者功名之志輕而漁取之念熾三代而下抜葵掛魚却四知金受一大錢之類書之史册以為美談蓋其貪者

猥衆廉者則可責非耶令曰堯舜在上此風宜熄而吏之貪饕黷貨漁奪侵牟猶復疵政而病民仰勤聖主之詔謂躬率之未至歟則主上儉德之孚凜凜漢文之上謂教化或不必此法禁以濟之歟則主上嗣服之初嘗申祖宗之制治其一二焉而習俗猶自若何歟夫州縣之官總於守臣統於監司而分職於外者内之達官實司其進退夫所謂總統而進退之者有不禁禁必聽不然則鉏而去之爾自此而上茍或不固其守其權重

上故其取豊且易其勢崇故其敗難其足以疵政而病民大矣似不可詳彼略此也今欲清白之行自上而下一從聖天子之所欲無愧周小宰之所職而不至踵晋卿之獘必有成說願詳以告

問得之也難則失之不易來之遲則去之不速昔人論創守有是言矣然求之方冊其合否有可疑齊威五伯之盛經營其業葢亦甚勤矣攷之春秋北杏之會書人說者謂始疑其可不可也幽之盟不言公說者謂外內

寮一疑之其成之難且遲者如此晉文之賢下齊侯者反國未幾城濮之役定襄王服楚師一戰而伯則可謂速且易矣然齊威之後不復競彊而晉之伯諸侯與春秋相終始乃與前輩之論相反何歟春秋而下漢唐莫盛焉高祖仗三尺攬羣雄親與項籍爭一旦之命敗北者葢十九繼以燕胡淮南之變老於兵間僅定漢鼎其難而遲又非齊威比乃能吾祀四百天下帖帖戴漢其間非無悖逆陰謀之人終不能刼斯民思漢之心使之

從巳唐之太宗以英睿之資取孤隋攘羣盜如摧枯拉朽如拾諸塗天戈所指惟遼東僅遂旅拒其餘鮮辮執贄率為內臣興起之速而易視晉文倍蓰而真毋世久近巳謝兩漢外則夷狄之難繁興內則背叛之變代有其不失舊物者亦幸矣雖號為振拯者猶倏起而驟衰或者養成其亂又挺之使熾也二代之難易遲速衰盛如此其不同又似與齊晉異何歟姑置此將以毋裕論之歟則唐之憑藉扶持視漢之規模似無所愧以寛仁

較之歟則援民於虐歟秦楚隋氏均也而晉之與齊何有兹二者儒者為有用之學非王伯不諱𡚁攷四代興衰之殊必有至當不易之論願聞其説

問業文非古也至漢頗以是命官爾後以文取士立為定制文而弊古無是也至東漢漸衰趣於晉宋齊梁陳隋唐初猶踵徐庾駢儷纎艶之病韓栁提衡而作正元元和之文乃無愧西漢自武德正觀以來九更三變乃始近古其難哉後世之文久則必弊救弊必有其人本

朝繼唐而治士不業文而進世且恥之故科舉取士足以奔走天下英雋名公鉅儒建立功名多出于此文乎文其不關國體之衰盛繫士氣之厚薄哉國初之文五代萎薾之氣未除也士君子思革其弊穆修柳開倡為古文天下倣之往往用意過當聱牙僻澀至不可讀歐陽公力去其弊蘇長公自科舉出亦嘗為梅公言之以二文忠之救弊其視唐之韓柳難易如何孰優而孰劣耶今者文弊甚矣識者厭之至司文柄者建白于上革

其繁冗禁其支離無容妄意所見以議祖宗誠中一時之病雖然天下事獘于狃尤病于懲狃則縱懲則激以古文言之韓柳之下為樊宗師為孫樵又有下二子者焉而文漸獘穆柳之意善矣其後乃有劉輝輩非歐蘇逆救其將然其無乃欲救其獘而甚之耶令日議臣之言不容復議士苟不明其意懲之太過則繁冗或為窘縮支離或為拘忌祖宗之事在人耳目不一寘諸心士不畏懦苟簡則且槩古虐今是皆不可不預計者伊欲

不獘于狃亦不病于懲文獘盡去如議者之見而弊不生於慮外何術而可鑒已然而圖未然學者本務其詳言是無以有司為私憂過計而少之

問所貴儒者之學以其異於淫巫瞽史也彼以技吾以道技用之必窮道無自而能窮技之於道遠矣彼曰金禳火熯得中則虛吾則曰災不勝德修誠可以格天然通者之旱自夏而秋民心嗸嗸主上側身修行如周宣六事自責如成湯而郡太守禱祠祈禜無虛日誠與

物俱至宜應不旋踵而感通之不速何歟豈巫史之說亦有時而信歟夫旱乾水溢有請于天君相守令責也而民庶致祈佛老者雜然靡所不有甚者怪誕之人亦欲乘時而售其妖妄徼覬偶然而邀敬于世古無是也而流俗則然縱之歟抑少抑之則是乎今既秋矣雨無益于溉者至廣賑救之策不可不急講浙西八郡仰食者不知其幾而粟之籍于常平僅三十萬石被旱不無輕重而獲中下熟者甚少自今至來歲食新其日月甚

長吾之術不過賑糶以防踊貴賑濟以止流亡必也不出三十萬石之外何以兼足而善後常平所儲之外曰勸分曰補官曰通販之類可舉而有益者何事諸君優游庠序篤道正俗其學粹矣荒政非細務可無講之有素用之不窮之術願併言之以備採擇

問利害之易見者人知之人言之興而除之不難也利害之易見或者援害以沮其利而指利以庇其害利害始瞢昧不可言方是時非明者不能有見明矣而勇不

足猶無益於行也國家駐蹕臨安挨引楚屬以給在所大江去臨安七百里之近雨小愆期而漕之不通漕河之填淤不浚者數十年矣浚之誠利也而議者憚之時非以其動衆而費財耶動衆費財誠未易輕犯而漕河之決不可不浚也蓋其勢而然是非挨害以沮其利也乎浙西澤國也自昔多病于水疏道渟豬昔者最為急務自頻歲之旱執家大姓障陂湖以為田日廣于舊今未見其弊也脫或雨水泛溢則於疏道渟豬以為民

田之利者無乃病乎彼規利者之口必皆以增賦稅為言而郡縣之間或亦甘其說邀諸久彼其為利果足以償其病民乎是又引利以庇其害者伊欲究利害之正而亂名實者不容其喙通漕渠之淤而復陂湖之舊勇為之而不顧是豈無至當之論願與聞之自漢唐以迄本朝建言通河渠之臣歷歷可攷而陂湖荒蕪之地佃者有禁又法意也置不問可乎夫大旱之後於浚河則宜而規廣其田者皆動其心在今日尤不可不講故舉

以為諸生問

問諫君臣職當然古未有尊卑之分也舜之時怠荒之誡益陳之慢遊之誡禹陳之禹益非大臣歟伊傅周名之為相訓誥之作不一而足非諫歟工以藝庶人謗賤猶諫也况策名居位者後世以諫名官示吾急於求言而有所專與古雖異而同然言而當聞而受者常苦其難今主上親擢臺諫妙柬其人使耳目之官與腹心之佐相維相資共凝至治邇者復國初之制置補闕拾遺

之職亦親擢而妙柬聖君納善求諫勤且博矣其欲
擬至治而立於無過之地不食息忘可知也然臺諫任
國風憲其於諫諍抨彈二者彼此詳略亦猶有可論否
乎臺諫職抨彈遺補則諫而已議者固自有意抑兼二
者之職如臺諫其於理體利害果如何孔子論諫曰吾
從諷至其言比干列於三仁其與直也又如此陽城為
諫官言事於數年之後韓歐立論咸以為非稽聖賢之
言將孰從德宗時言事者細碎不足采城黙不言一言

則救陸贄沮延齡相可謂無負而秉史筆言細碎者又退之也其屬意似有在歐公之論竟不以城為是韓激而云歐豈亦有為耶孔聖韓歐之言取以為職諫者之法其去取如何諸君行仕矣設為臺諫為遺補必有定守因論諫併欲聞之

問小家戒宿舂有十金之產無卒歲之儲慼如也臨百里而邑撫千里而郡而府膏竭涸入不支出可乎郡邑古諸侯之國其權不為輕縣官所以藏富天下倚為裕

足之地者非此奚賴況民社所寄有政有化非止財賦出納而已而令之郡邑以財賦為病專意于此猶惴惴不足視政化何有廼者天下之邑不可為者十八為之令者巧取豪奪之術用之不暇諱監司郡守習見無可奈何可歎也令天下之郡不可為者十四五為之守者或亦出於為邑者之計達官臨之漸亦習孰是寧可不思救之承平之時財之留州者不少以上供送使此不惟無事之時郡邑優裕得以撫治其民一旦緩急足以

自支而不深貽朝廷之憂趙清獻守越而旱募民興役民得食而百廢舉非郡計有餘何能爾富韓公守青活河北流民四十萬處而食之沛然也亦豈窘匱者之所能及今之守宰平居無事往往救過不暇而水旱盜賊之虞古今不能必其無有者果可恃乎人之疾其始受之也有由而今已之也有術良醫則洞知之夫有一疾則有一藥天下無不可醫之疾亦無不可救之弊敢問今曰郡邑之空匱其始受其弊也何由而今欲已之也

何術仕優於學孰不志乎醫國苟瞢然於其所苦之原而泛然於其所用之方則弊何自去和扁肉骨之術世必不乏患不求爾諸君切於憂時此其索言無遜將有以獻于當路

問衆人指已然儒者究當然已然者事當然者理也求理於事之表于以訂所見而蓄勵吾有用之學蘄乎他日不瞢其施儒者其可捨理論事哉春秋之初齊莫彊焉齊衰而晋彊大西則秦東南若吴楚皆大且嘗彊矣

齊威霸天下也自服楚始非楚大而難服故歟而晉在威公時不能齟齬其間自滅虢襲虞之後寖大而彊則齊反為晉弱奔走盟會與諸侯無異僅倔彊魯衛閒爾使孝公之後復有君如威公其能伯諸侯而使晉之聽已如已之聽晉乎秦形勝之國也而晉據天下樞兼形勝用之其視西鄰往來酬酢不直十六七秦卒不能逞於晉秦之兼諸侯也晉已為三使晉猶一也雖三而合也其能禁秦之兼諸侯而秦之擅天下晉能之乎若夫

東南之吳湖江舟楫是其長技吳子用之入郢之舉勝齊威之所不能勝其後闕溝中原怖齊怛衛晉之彊大不能取長於黃池而斃吳者越楚與晉齊不與焉使吳衡行之際無勾踐議其後具果能伯諸侯紹威文之業乎或曰管鮑隰朋數子不世出齊何自而復振晉之屈於秦商鞅范雎白起之徒中國無之也嚭專而胥死吳不得不破是固然矣設使管鮑起孝公而見用商范白起之在晉胥信而嚭疏三國當如何其能得志不至如

今之所聞歟設使諸友當數子之任其輔三國賔秦而尊周其術又如何置當時已然之事而究古今或然之理政將以覿諸友志之所嚮幸詳言之

問曹沫之刼盟程杵之立趙孤古傳之而左氏史官也為春秋立傳不聞筆此楊子雲投閣之事漢史書之甚著而可信先儒乃疑其無有夫信所可信置其所不當信學者急務則左氏不書三子于傳先儒疑投閣之說學者孰從

問事以法舉法或弊治之在法法行而人弊之治之在人法以人弊而且治其法則雖歲變月議也何補國家仕進文法試吏而改其秩必舉者五人凡未應格不可妄冀非固齟齬其塗以抑其進蓋將以勵士夫廉能之操重達官激揚之權即其所舉與舉之者可以交觀其賢否法之良不容少議比歲以來用法寖弊有挾者必舉孤立者不省有挾必舉則罷汙者往往冒進孤立不省廉而能未能陸沉由是用未必才才未必用何以辨

天下事士大夫患此久矣未知所以救之之術雖然果法弊歟抑人弊之耶弊在人而非法之過輒欲歸咎於法寧能有益乎或者曰書考之久者可置是而權要之子弟抑而損也使夫士之仕徒計日月而已則旌别之術廢旌别之術廢則賢不肖混淆無章矣漢楊惲唐李德裕輩又非權要家乎本朝名臣子孫事業焯焯者不可縷數今一變之不幾去小不便而得大害因咽而廢食乎至有建白于朝欲試以制誥法律者試以法律是

銓也銓法之設為無舉主者爾用之一舉主及格之人大似未允制誥之文就令工此他日未必不為虛器徒以是紛紛然則議者之言孰為可用於今日緊欲因仍舊法則所患乃爾改絃易轍以救其弊未必有益誘其法而治之固不可人之弊法久矣將以革之何以為術令欲使法不變而弊去無紛紜之患而下無怙勢沉滯之虞舉於人者之必才而舉人者之必當其必有要而易行者諸君行仕矣論天下事宜若素官願攄平日所

見而言之

問書蕩于秦漢四百年文物寖盛而君子之論文章取西漢而已至東京不論也夫自秦而漢學者伸於久鬱宜其文之盛文之寖盛宜見于積久東京繼西漢而治宜其愈盛而遽衰何歟西漢之文信盛矣韓退之以孟荀之學去取千古其於二百餘年之文又特取司馬遷長卿劉向揚雄而不及其他西漢文士未可一二數載于史可攷也其文似非後世所及而退之去彼取此其

意安在退之之文其視四子果能伯仲否耶較之西京多士其果足傲睨而陵踔乎班固為西京之書其繼史遷似不甚多愧退之猶不比數其意非例以東京待之耶諸君讀班史熟矣其不及四子者安在使退之秉西京之筆將不止如固乎試商榷之

問言古者驗於今武帝之進士大夫有是言也書亦稱學古入官議事以制然則攷古而宜今乃有用之學唐令榮古君子病之亦何有於世務夫以道而言古今一

貫也即道而形之於事紛然不齊古封建也而後世郡縣古肉刑也而後世笞箠若什一二梲之殊若賢能科舉之異以至禮樂之用兵農金穀之計凡見于品式節目巨細詳略援古而校之今同者無幾然則學古之士何術以施之於今不至於尊古而泥違古而悖乎君子之論士必曰博古通今博古通今搶圓冠方屨者誰望茲所以有是問也毋略

問天下之事泥古不必便今狗其名不若既其實三代

而後膠于泥弊于狥而貽患者多矣至是則改過無我者乃帝王之度成王不歸周公漢祖不止六國封乎昔也疑今也新逆刻印未已輒銷繼之壽周祚之脉而定漢家之鼎其不繫此乎曩者議臣有請屯淮南之田期以復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救今日養兵耗財之弊行之數年本始之謀畫餅捕風而民以被擾告兵以不樂聞壽皇聖帝審言者之悠悠也罷去不疑兵欣然而歸民帖然而安而郡縣之吏亦免調護耗蠹之患聖度無我

高出周漢之君之上顧豈泥古狥名者所可擬議雖然財之耗於兵極矣荷戈之士一不知負耒者幾家可以奉之救此之弊舍兵民之外幾乎無策而兵民之難合自五代始唐初猶以府兵彊府兵寖弊則婁郭韓重華之徒出而収屯田之利夫以府兵近州法太宗行之而便屯田沿漢法諸公行之而利唐去今未遠也不聞其泥古而不便於今狥名而遺其實何歟意今行之有未得其要歟將所屯者非其地而屯之者非其人歟抑今

日之視唐又有古今名實之間不可膠柱歟或者謂法行之貴久而執之貴堅王介甫為青苗助役非不堅而久拂衆遂非貽害甚深長也今以屯田之不便罷之軍無間言而淮人鼓舞欣躍則益知介甫之久而堅果繆矣然養兵足國之計屯田之外猶有策畫可講而行行之而無害者乎願聞此以備謀國者之有聞

問士之節貴靜退其出為世用也貴自知仕止六百石過是則引劾而去士之靜退不當爾耶入關之始所望

令校書以通顯為可弔又何其自知之過厚也今士大夫才諝學問當不愧古然其於靜退自知之間猶有可議以弊習俗伊欲進而知止不欺人以所不能有以息躁競之風革夸誕之習其端本于上者何術而可

問太史公為史證周生證夏無且載褚先生之文不一而足歐公五代書資劉羲叟而宋公之唐書多取小說至司馬文正擬左氏作資治通鑑於書乃無所不取四子者之於史號擅其長者而皆不專己意於人之言掇

取而備叙之其本原于經者何自請詳述其意

問詩頌文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之多士王國賴之而天之純佑者在是舜之時黎獻共惟帝臣仲尼稱其治乃曰有臣五人武承文之後多士未憖也亦曰九人而已於焉發才難之歎則五臣九人而外非才歟申命用休不我庸釋之意又果安在漢之君勲業之茂者孝武而建中興之功者宣帝也史述二君得人之盛在西京鮮儷武自公孫而下幾三十人猶謂有不勝紀者宣

自望之而下亦二十餘人較仲尼之言虞周多矣而漢之治果舜武班乎武之於宣其人才似過之攷其政治失得人民耗息華夷衰盛論者每不足於武而於宣則無間然得人之效重有可疑又何歟東京至順帝漢業益衰無以議為也一時賢才承風成事李固而下二十許人見于范曄之贊者皆英儁課功計效設未及虞周之盛猶當振起炎圖之墜緒紹復武宣之丕績而無益於寖弱極獘或者激成天下之亂也不惟賢者無益於

國小人得以藉口而天之生是人必不苟也顧乃爾又何耶諸君師孔子之言而深究二京之治亂請深述聖人之意而鋪繹三君治否之迹賢才之所以生于世而用于上者其定論安在

問聖上受守之初詔天下言事古闢門達聰意也章陳公車蓋無虛日其間豈無新豐逆旅切中時病十事九律動見晚之歎者何以待之歟若夫迂儒曲士乘間抵巇汗漫其辭譸張其說者又何以處之設諸君有言於

今天下事枚數而切論之何等最急其所以興除利害

講磨政化先後次第其說又將何如

問仲尼化工六經日月也古今莫加損焉去仲尼既逺

孟子乃著書明道孟子非得已者使其為顔子則書不

必作可也有聖人為之依歸有六經為之講貫於是焉

又為之書非贅且僭歟或勸退之著書退之辭焉曰俟

五六十為之然卒不著書也自今觀之何害為退之揚

子法言文中子中說皆擬論語而作議者譏之然雄既

死而法言咸傳通雖死中説終不甚顯世猶以家教嗤之二子之書傳否顯晦其優劣竟安在雄之書愛者惟侯芭桓譚二子非能輕重世者而王氏之門人皆唐初卿相大臣其傳否顯晦似不應如今所見也如何三子之著書與否得失優劣又如何併陳之

問道載于六經世用之有得失其迹著于諸史本末之兼舉精粗之備究也必於學焉得之微而士大而帝王一也然帝王之學與天下異取法於經取鑒于史致天

下治安祖業延洪而已誦説絺繪云哉主上天縱睿聰家堯舜而師之六經之學心成神解久矣臨御之始取治道於經蓋無一扞格方且命講筵之官進讀三朝寶訓寶訓之書六經致治之成效也得於此則合於彼矣邇者言事之臣復以資治通鑑為請上可其奏命與寶訓更日進讀夫豈不以有所法不可不有所鑒歟是書也叙于神宗皇帝吾壽皇聖帝九重馬鬫殿以請之今日之治謂非是書之功可乎然其書以卷言乃

二百九十四以始末計至十六代千三百餘禩治否成敗雖曰該歷代之史猶為浩繁未易悉究故言者期以十年夫為治計無窮十年未為甚久也敢問今日進讀之官於通鑑之書猶有可以效樞機挈維綱以裨聽覽者乎諸君行奉大對其於是書窺究紬繹熟矣可無鉤元撫要以進備採擇者乎則將何言其見教焉

問國是不可以不定國基不可以不裕國威不可以不振國之有是宰執持之侍從臺諫言之而本朝宰執與

言語之臣多相矛盾中間合而為一初無可否秪以成

權臣之專然則國是果何自而定國以民為基基固則

國安任此之責非監司守令乎今日精擇監司泄守

令纎悉不遺而民猶告病民之病困於窮匱而經費有

常國家恤民之念日切于上而不容以予民者結其

心則國基何自而裕紹興中北敵請和正以諸將乘屢

捷之勢雄跨中原敵人慴爾當時朝廷亦有尾大之

憂今日將帥遷泄不異郡縣立國至此可以無患而大

將威名烜赫無著聞者則何以使四夷知畏然則國無尾大之虞將而將兵而兵使威振于内而敵畏于外又有道乎

問根本之地用兵者之所謹高祖爭關東而關中付之蕭何光武起河北而河内付之寇恂自古知兵者莫急於根本之地而謀人之國者亦務攻其本根袁紹不能用田豐之言以取許唐太宗不能用李靖之策以取平壤君子皆有遺恨然高祖用之於彭城尋以敗歸慕容

垂用之於魏珪魏亦小挫而復振王檀劉鄩不能得之於晉陽莊宗乃一舉而入梁檀之與鄩不足以望莊宗固也而莊宗乃過燕王漢祖者耶成否果係乎才歟抑其事固有幸不幸歟諸君學兵者此最兵家之急務願索言之

武舉策問十首

問兵詭之道也用之而不窮者可以橫行天下尚論古人能盡此者鮮矣韓信之下趙李左車請於陳餘欲斷

其糧道謂二將之首可致餘不用其策信耳乃得以成功使餘用其言信之兵其能舉趙乎使趙用左車則夫背水陣立赤幟之計其可施乎將二將有所謂不窮者非左車所料歟蜀自先主殁寂不聞聲魏人不虞之時似可用奇矣魏延請于孔明欲以精騎襲長安魏將不武必委之而去然後孔明大軍繼出孔明不聽也延痛惜其言之不售果有街亭之衂孔明不善用奇者耶是時魏將司馬懿號知兵使孔明果用延策懿將何以為

計孔明之所慮者安在而瑟縮不決如是耶信之兵輕用之而卒勝孔明重用之而終敗豈二人之才長短不同或用之窮不窮異乎卽已然而論其或不然蓋將以觀諸君得於兵者

問戰以車古也今之論兵不敢復議得非以唐陳濤之事乎陳濤之敗意非車之罪房琯迂儒疑不知所以用之也夫制騎之衝突非車何以夷狄騎也中國多徒徒所倚以為固非車何以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

營故能困漠北之戎馬隆為偏箱車鹿角木屋隨地而施破木機能通凉州建一代之竒勲或者曰國家行都於吴吴湖江舟艦之地車戰尤不必議然吴在春秋巫臣之子寔教之車戰闔廬夫差得以敗彊楚通上國幾伯則亦用車之效也似未可以一房琯而置古法不議敢問今日制騎兵之術用車之外有可恃而必勝者歟吴用而勝者何在漢晉二子以此制敵策勲而他將皆不聞用之者何故唐則致敗又果古今異時不可膠柱

歟諸友罄所見言焉將採之以獻當路

問兵有衆寡衆難持寡難支用寡而能支則可以有功用衆而能持何向而不克矣古者用衆而敗者固有而粗能持也則固無敵兵法是以有十圍五攻敵堅敵擒之說而以寡取勝亦不乏人敗于寡者皆是也故將兵者不得已於用寡而樂於用衆固也而勝敗之迹異則能否之不同也秦之攻楚他將以二十萬而敗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夫傾秦國之衆付之一戰而翦遂克舉

楚至苻堅之南兵至九十餘萬淝水之衂何至狼狽如是而堅尋以亡秦則用衆信不易矣李陵之果鋭得士死力又名將後也以步卒五千涉血北地終以降敵辱漢陵之材似非曹然者固宜知以寡犯衆不可以為常其出也非惡有所屬而然歟是亦不得已而用之若馬隆之於凉州自詭滅賊募衆三千木機能莫禦也凉州以平則又豈不得已而用寡者歟諸公學而得於兵之深必洞曉于此凡兵之衆寡用之各有其法歟抑臨事

應變不可偷計乎臨事應變之說人知以此藉口翦用之秦隆用之晉夫豈果不可偷計歟頗詳論四子之得失摭其定說以見諗焉

問事莫不有法況兵乎法不善用鮮不敗事兵法而不善用之其患豈細哉古之兵法如韜畧如孫吳如司馬尉繚之屬可謂備而容為兵者捨是奚學求之古人讀父書傳者卒敗趙師按古車戰者亦有陳濤之衂顧方略者乃克有功學萬人敵而不竟亦復所向莫敵其相

反乃如此何歟荀卿儒者也其論兵以附民為主而孝成王臨武君為之屈卿亦言之爾使其一試之其能有濟乎陳餘亦不肯用詐謀奇計意二子用不用殊故荀言為至論而餘竟就擒不然即其所言探其所守彼此成敗其能大相遠即書生料敵情萬里與夫頗牧禁中者彼蓋未嘗章絶是書而身履其事也其於兵法顧乃深有合者何歟李靖之教侯君集謂其法足以制四夷外此不肯盡其術靖之於兵法制四夷之外猶有所未

盡者歟今攷問對之書其止教君集之法耶抑亦盡其所謂不盡之術歟諸君學兵法而有得必有見於此他日之用今日之所見者也願備陳之

問國之彊弱以兵兵之勝負以陳言兵者首陳法陳法不定而專言攻取分合奇正之術是猶不根而枝不源而波奚可哉昔左氏傳春秋其於諸侯攻戰之際書陳法不遺焉自拒之左右卒之偏伍楚之中權前茅齊之驅貳胠啓之類載之不厭其詳其意有在後之史所以

備載兵陳之說非丘明起其端歟然攷諸歷代置陳之法未見出於萬全而可以垂不朽者項羽號善戰挫漢師蓋十九覩漢軍之破成皋斃曹咎乃望楚軍則走險不暇其後英布得其法漢祖猶畏之以其如羽之陳也諸葛亮之用蜀南平孟獲東懾魏師雖志不讐以沒其布石以寓陳法識者以為常山之蛇雖然羽之陳摧拉奮銳其勢不可當氣衰意奪人得而制之是長於攻取犯堅要非不可敗者故費將軍終勝之而布亦卒於就

擒亮陳嚴整堅重其勢不可犯然緩於逐利後於赴機終不能大逞於敵所謂節制之師不大勝敗者歟要之用於紛紜彊悍之敵使其未死未必得志然則為陳之法何以使在我者不可得而敗加諸人則可以收竒勲挫堅對歟羽亮各用其所長爾精於兵則可以兼而用之歟李靖之論陳法詳矣若校之二人其工拙有可據以優劣之乎其悉言以告

問晁錯論兵於漢漢臣之辯於兵者未或能先之杜牧

箋孫武書至有盤珠之諭談天下利害纚纚可聽三策之陳君子偉之二子徒言之爾未始自用也七國西向錯方用事不能一試之而其設施與曩言大不侔妝於料時成敗乃或能奇中謂言者必可用則錯乃爾一以言為虛談則妝又似非錯比請攷二子言之始末併論即空言以既實用之方毋泛其辭

問兵之有分合繫巳乎繫敵乎用衆寡者于巳料堅脆者于敵二者不可不審處用之非宜敗北不旋踵趙奢

之救韓與許歷甚以厚集其陣豈非秦兵之彊不合勢併力有不能枝乎若夫勝於兩甄既敗之後與此大異杜曾雖號善戰比之秦師則猶脆寡而周訪之兵其視奮之用趙勇怯有異故不得不分而以中甄全制其後繫乎彼已者不一而衆寡堅脆之異用要臨機制變不可為定論也敢問楚兵之禦黥布分而為三欲以相救識者以為憂且曰彼敗吾一則俱走爾既而果然是可合而分其敗在分元昊撓西陲皇朝枝之師出輒衂

河南公曰敗在不知分兵且歷叙六弊焉又曰分兵則有六利楚之所以敗于分西師之所以困于合檠彼乎此乎衆寡之用堅脆之勢可得而推知以為定論乎願聞其詳

問將不智無以愚其下有以愚其下則出入生死惟吾所使田單之用即墨不為愚齊抑以愚敵後之為將祖其故智者多遂有功凡孫虛厭勝風角鳥占吾意皆古者愚人之術不然何以我往彼亡用以取勝振褁外嚮

貽笑千古耶雖然既暮從營昔人危唐兵於魚譚者又或得以藉口諸君所學將士也分合奇正治衆料敵其大者也所謂孤虛厭勝風角鳥占之說亦嘗經意否乎問險要之地論兵者之所急關中四塞號為天府龍興虎賑賦客頌之下甲建瓴辯士夸之地之險莫加焉而秦漢治亂修短大異則議者有不足據歟唐起晉陽乘隋亂入關關東僭偽指麾而定而其後世東諸侯旅拒略無尊唐之意杜牧又以取山東為言至謂王不得不

王伯不得不伯賊得之故不安牧雖言不售也終唐之世藩鎮叛服不常亦覊縻而已莊宗以河東蕞爾之地鷹擊飈起既得趙旋得魏趙附晉故能北舉燕魏屬晉故能南滅梁向不得山東未易得志天下牧言至是而驗然莊宗亦英主宜其見天下之勢偽梁既滅不能據秦以制天下顧乃用之蜀蜀於天下果繫存亡彊弱之數乎宋武命世之雄既得秦而衂于赫連桓温於其時比之善博未能舉山東而敗於枋頭二人之才似不下

莊宗而成否異何歟收之使裕無留秦心温入關不肯渡灞水於功名何有設二子其心無他果能據秦以舉山東由山東入關以雪晉恥乎即收之言晉唐之事求之古今豈無一定之論而英俊豈無必成之功乎諸君陳其詳

問兵不犀利與徒手同甲不堅重與袒裼同載于考工記者已畧矣然大小短長之制莫不有法故制兵當如為屨不當如設權量足之不齊故屨有小大故乃一之

如權量不幾固而害事矣比以臣寮之言勑州郡寛為之期使修礪兵器誠萃聚除戎之意夫楚兵既利秦以不怡而家鶴膝戶犀渠又儋文所以賦吳者吾之所長吾為之何難況國威在兵不必用之四夷凡盜賊有所憚而不作斯民有所恃而不惕其亦本此諸君潛心於兵詳言其制之利害以備採訪焉

定海縣學策問

問修而裕諸己之謂德推而正諸人之謂政自是而人

利之之謂惠三者吏所以撫民者也導和氣厚生理而振不足一出諸此比者不雨亦既兩月禱祭靡不周舉漠無感通德不足以導和故也此令之恥也猥曰是有定數則叩頭而風反火撤穽而虎渡河旱有不苦之諠雨有隨車之應獨何歟今者歲猶三餔而清泉之民良病餒於德審矣拯此之病施之以為政而利之以為惠者必有先務背末之知也若夫發陳廩以振之絕令所無有蠲欠籍以寬責令所不制外此見之政與惠有可

以為目前之益以少殺其耻者否願諸君悉以見諗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三

#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四

宋 陳造 撰

## 易說

### 無妄

復受之以無妄復之為卦陽已得時寖長矣至此一陽自外來而為主三陽在上咸得其位而二五正應君臣相得為無妄之主天下事無復可以加智力上之人茂對時育物而已矣剛自外來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

應大亨以正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凡天下大治與夫極亂聖人設卦皆歸之天而後責之人以應之曰否之匪人雖曰匪人然儉德辟難㝠正繫桑之事則當以人應天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與其爻辭所陳人事所以處無妄者無妄之卦在彖而往則不利大略舉其世不可妄有營為爾初則往吉爻辭也爻所以各應其時不可拘以卦體剛來為主三陽在上二五相得我無正應無應於上以此而往何吉如之初之吉以志而言初

之志乎無妄之世正矣三則災矣三所謂災五之所謂疾也二與五應而三繫之雖繫之而二之順而正如行人焉終不失其正徒為邑人之災邑人三之謂也此其所以在五雖曰為疾勿藥有喜而試之則贅也至於四剛而近君得君為深初四之剛在無妄之世均宜有往而四之近君比之初勢便而位比故初言其往四則言可正又言固有之則不待往而得矣至於上九處卦之極而恃剛而反其道無所事行而顧行焉此所以有青

而無攸利也災天為之也眚自取之也三之災上之眚於此乎異其言災有不幸之意眚則自作孽不可逭矣又曰窮之災災與眚具以言上之失無妄之道甚矣自為眚而天災之云也昔之君臣其失得於無妄之世可攷也舜其善處無妄者也舞干羽而苗格苗為惡於舜之世三之疾也舜能不試其藥者也漢之賢君其設心亦有得於此几杖賜吳而逆謀不敢萌濞在漢三之疾也漢文能不試其藥者也陳武請用武賈生請繫單于

咎中行背一受之而不從彼無妄之行者吾能止之文之賢漢之舜也歟唐之太宗躬致正觀之治幾千載一時可謂無妄之世矣而帝不能安於無事南征北伐勤於遠略迄無寧歲伐遼之憤死猶未悔其下不忍無妄之疾而藥之者歟至於六二則垂義甚明六二輔九五為無妄之主者也猶臣之用事者正當適無妄之時不必以已事君以人事之可也不必以智能事君相安於無事可也以人而事其君故凡智勇功名要不必皆自

己出有能効智能功名於吾君而吾援之以進則亦吾之所有矣與其君相安於無事故持循調虞斷斷若無他技天下陰被安静之福而吾君享恭己之治故曰不耕穫不菑畬利有攸往夫耕而後穫菑而後畬事君之常也惟無妄之世用事之臣人耕而我穫人菑而我畬無惡也曹參之事惠帝日飲醇酎戲婦人而漢民不失其安蕭何之法足以為治也何耕菑而參穫畬者也房杜相唐諫推王魏兵濟英衛而盧懷謹甘伴食之譏而

畢姚崇之相才是皆有得於無妄六二之義者象曰不耕穫未富也人勞而已享其利誠以彼有長於我如已未富而資諸人爾威公命鮑叔為宰曰臣君之庸臣也治國家非所能也若欲治國家則其管夷吾乎公用夷吾齊果伯天下鮑子之言易之所謂未富是也彼為大臣淺中狹度必欲擅天下之功名又惡人之有而娟忌傾危之妬婦然者其何足以與此也

屯難之世非剛陽之才不足以康屯康屯非隂柔事也九五得位而中康屯之君也初九在下康屯之佐也將以康屯必也共利為恱共給為安九五在上而下應於二狹其施者也故曰屯其膏大正凶而康屯之佐不必使君相自躬其勞無營於此任羣才以其事而屯且濟矣屯一卦彖言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康屯於下者爻又以盤桓建侯為言則處已於膠膠擾擾之外以貴下賤分土建邦使民有所繫屬則何勞之有何往之有

初與五皆勿用往者至二三四上則輔其君佐者也其所言雖有得失有宜有不宜皆攸往事也二有守不苟所從者也四則自重即我而後往者也三與上失中與正或非所往而往或不足與言往故爻象言之不同如此

同人

羣居旅處交際之間皆同之之道也人之道不同則爭奪陵犯禍亂隨之矣卦之所以為同人而後受之大有

同之之道盡天下至治之所從出也彖言同人一卦之義内外之才無所不善而六爻皆不能至善何也爻以二五為主雖曰陰陽履位上下相應二剛介之彼其心皆欲同乎二而不以道者也要之二五終合不可間然無始有終即象以求其義於以見天下君臣上下之間其同也未嘗無間之者也君子體此豈宜苟焉同之昔蜀先主器孔明關張不説苻堅深信王猛樊世席寶之徒不便也臧倉亦毁鬲孟子季子以女樂去仲尼雖聖

人猶爾況其下就小人之情言之九三以剛用剛果於禍賊者而四則以剛用柔欲逞而知其非遽反焉與三不謀矣故指其吉曰困而反則聖人之於天下恢乎其容雖至愚小人畧可挽回其惡未嘗不予之也九四是已粗贒於三則已不見棄矣初之于門將以同乎人惡得不出門庭以守絶物之介耶上則同人極矣將以反其極而超然乎其外人道惡可以遽絶也哉雖在我無悔而君子之所謂志則誠有未得也長沮桀溺荷蓧丈

人吾夫子謚之

大有

人君以柔順謙虛之道撫接其羣下是可以有其大也大有之世五陽拱一陰而六五據尊位大中以臨之如舜之溫恭成王之自稱冲人是也當是之時無凶悔可言聖人述其盛於象矣其於爻因象以示戒而已二五聖賢相與道同志合剛柔相濟無間然者三過中公享王之象公享王盛禮也故有小人之戒四近君多懼必

也壞植散羣以孤忠結於上故有其彭之戒若夫初上之亂統一卦之體為言也初之無交之戒為大有之世戒也故象曰大有初九上之吉利為大有獲祐言也故曰大有上九世方大有君子恥貧賤之時而獨匃然窮處於下可予以賈誼之才當文帝之時不為公卿所與是也孔子繫上之辭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履信思順而且尚賢六五之盛德也而上九言之為大有一卦總言其盛也決矣

豫

豫和也豫安逸也悦喜也和也生於安佚喜悦者也説卦曰豫怠人皆蘄為悦豫安和而君子憂而畏之以其慼促則思豫既豫矣怠忽以生人之常情故卦之彖備言天地聖人致豫之道而爻則詳為之戒六二以柔順居下居中履正上下無應與由豫之爻又不相比附知豫於安為不可就故介於石舍而去之武而亟不至終日惟此一爻全於豫而獲吉九四一卦之主上下拱之

由我以豫者其任其功不細矣然近柔弱之君處多懼之地五之疾職我之由則已逼矣雖非得已然孰與二之優游而得豫之道乎五君位也曰疾以四戒也其義可戒也理或然非必皆然也古之大臣用事君柔弱而疾多矣然享成共已者不乏常不死猶中之功也以柔居位御大臣以中則不亡矣易因象以示戒則然至初六應三以比與二大不侔故或凶或悔而上處豫卦之極則又為冥豫冥甚矣然許之以渝無咎去惡而從善

去怠佚而為修省去悔吝凶咎而即吉聖人未嘗絶人也

蒙

蒙之九二一卦之主也仲尼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故童蒙之求初筮告再三瀆不告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成之也行在我成之矣乃可以育人之德已無是責人以有是難矣故將以育必先果行初之柔上之剛皆治蒙者發之於初志於不受桎梏擊之於終禦

冦而戒為冦聖人於治蒙之方忠厚如此九二卦之主

六資爭二者也二爻君臣之分師承之道盡之三與四

又明夫避就之宜主爭蒙者人之所宜即之者也遠之

而不能即蒙無自啓即之矣或非其道而苟就君子惡

之四之遠實宜其困三之即二不順之行人之所不予

也六位之間即象以示義甚備如此

需

需須也剛健在下而坎險在前須其解也求之人事凡

政事之須其成敎令之須其孚危須安亂須治與凡在下者所須皆是也剛健而不陷直可須之而已坎險莫終病也異乎止不去而蒙止於下而蹇違行而訟澤無水而困也然剛健而須猶以遠乎險不亟於須者利初於郊最遠也至不亟也利用常何咎哉于沙迫矣以中也故衍于泥汙矣故寇至敬謹猶免則以剛健不困窮也與自我致戎者異矣坎在上所以為需五中正之君需之主也不特不病乎下三陽須以及巳爻直言正吉

而已四上之柔皆為險以病陽者需之時則有退聽而已而二者安行與勉彊又以不同于血迫乎陽陰之不利於迫猶陽之需利乎遠也傷而出穴失所安也雖順以聽抑勉強而已矣頻巽頻復之謂也六進於是不迫也入于穴不失所安來者三吾知敬之宜其終吉於以見陰之於陽小人之於君子其情其勢有所不同而捨彼即此安行而不拂者貴也

夬

五剛在下長而未已一柔乘之在彼有不容安處在此不得不決而去之也在下內也君子道長極矣極乎道之長小人可決去之不疑泰言君子道長不言去小人二五止言君臣相予宜密餘爻所以處泰而為否之防而已至夬之六爻餘無其義專以去上柔為言而其言又往往艱其事悖其施則知決去小人雖當可為不疑之時猶不可易而視之也彖既言揚王庭又曰有厲乃光既言五剛有攸往又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象曰施祿

及下必曰居德則忌奏功矣苟居其德必有所不服是所忌也初以躁於其進則有不勝之咎二以惕號莫夜乃有不恤之得其忽與謹相去遠矣決小人於五剛之時任一相足矣非人君事也五以小人廹近夬夬莧陸然切切於是雖曰快所欲不宏矣故曰未光三之與四其情意趣操特異聖人必嚴為之戒于頄面夬矣非其心也非其心乃其應革曰革面夬曰于頄豈其心哉牵于應在一夫未足道或者其沮衆君子之謀而招禍納

釁焉未可知也故必曰君子夬夬卦才則于頄君子當
則夬夬也在卦獨行遇雨君子則當若濡有慍也夬夬
云者夬之又夬一於此不疑也所謂念茲在茲是也易
之乾乾蹇蹇井井坎坎亦是義也四之才剛位則柔且
不中正居近君之地乃如此故不果於行自為違異犯
不韙於公議若不聞焉異乎二之勿恤者矣在下四爻
二之外顧如彼五之夬夬於莧陸有君無臣古今常患
中未光也有由也自古決去小人最不易也最不容造

次也誅二張於復辟之後乃置武三思此議乃出於張柬之司馬文正别白熈豐元祐之臣而去留之難當時所謂賢公卿或不然其說晉諸公去賈充而其黨設詐挽而留之則小人之在國天下知其當去不疑而或者立異以為能陰厚以自結不能保其必無有也聖人於九三九四二爻示戒之切如此不然君子之去小人反為其所傾擠多矣雖治平之世揚庭之時猶或不免而竇武何進無所憑藉曾焉於東漢之末其禍非自取之

歟

姤

姤一陰生於下有漫長之漸故曰女壯防微之意也謂初也初為勿用取之女故欲繫于金柅豕雖羸已若蹢躅防之至且於其早也女壯勿娶之義初爻已具之矣餘爻所言則皆遇之功用不重出此意五與二皆剛也君臣相遇一卦之主二之遇初有而包之其包之也五實命之君所委臣所任也故曰以杞包瓜民在下上所

封殖可以養君子魚與瓜其象也五能以二能包如自天然盛矣上遇道窮矣不足道若三之與四或不中且不正皆失其遇或未善乎遇之道也包無魚近君而失民其起凶也宜若臀無膚次且處無所乎遇往無以為決優於四之不正矣亦豈遇之之善者哉聖人於姤之象彖雖防陰柔之進然抑陰而尊陽其義已徹於夬故此詳於遇而略於陰意互備可考也

小畜大畜

畜云者反情以復性格其放紛而歸之真醇之謂也三陽在下健而上行巽順則畜之艮止則畜之畜之止則止矣巽而畜之順適而已其功蓋不侔三陽受畜大畜有終小畜無終善初大畜畜極而行小畜畜極而悖則以止與巽剛與柔功用之遼遠如此也然剛不能以畜健畜之者柔也故小畜以四為主而爻稱有孚大畜四則牿牛有喜五豶豕有慶故曰至柔乃畜至健柔不能自為畜必剛主之而能以之故大畜有天衢之亨小畜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以其鄰謂以四為畜也曰剛上而尚賢指艮而言指上而言也曰剛中而志行謂九五也巽而畜故初有應則復自道二則牽復巳不遠矣三比四乃至說輻反目止而畜故初則已二則說輻安於畜也三而畜道行且亨矣故良馬逐閑輿衛攸往之利有不畜而已用固不同然靡不告功者主小畜五也上則告功既雨既處尚德載小畜畜道成也婦貞厲月幾望有所深戒為四戒也小畜有戒也宜陰柔而見用

烏得而不戒大畜之道大成則不必爾也凡皆巽而畜與夫艮而畜異也彖於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不雨有終雨之意自西則必東故小畜亦云亨而畜功亦收於上大畜則直云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止健大正而應乎天言之其氣象小大如此不待細讀深求而灼知之

復

復云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夫陽為君子為德為舒為生

夫易其尊陽之書乎在復陽反自外而復於內其入其出在已皆無疾以見其安行來而附者其朋亦無咎以見其得道多助

噬嗑

用刑之卦物有間用刑乃能去之二三四五其象皆用刑者也初上無位其象受刑者也聖人畫易示人以象也然初之受刑輕在下也卦之始也上則重矣在上也卦之終也故初校其趾取其不行聖人以為小懲大戒

小人之福上則滅耳而凶所謂不可揜解是也然君子為善小人為不善各以類勝初無應於上故其惡小而刑輕上有應於三其惡滋矣受重刑宜也

革

革之象與義革者九五是也革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九五以剛居中而正君位大人也用以革故曰虎變龍虎皆君象也其化如神其信於人甚敏未占則已孚矣革於人則有難易遲速淺深之殊鞏用黄牛受革而

已他無用焉無惡也二應上已日乃革革之易故征則吉而為所嘉應也四比上悔亡有孚命斯改改斯吉其受革與二同其易三則難矣革以言末矣三就然後見信征而即君凶其宜也象以為又何之則以其遠君而又失其中非餘爻比明矣聖人之世固有怙惡悖義詔告再三而後勉强而從者也之人也其足以進而與天下乎

比

比之為道貴乎廣廣則無所不比其為用也貴乎神神則由而不知夫能是君人之道也若曉然示人置彼此厚薄於胷中則有比有不比非君人之道也九五以剛中之德為衆陰之所歸若能甯然神運泯焉無迹無適莫無遠邇咸與之比則其道大矣今乃顯其比而下應於二夫其有所應則心係於所厚而它則不皆厚如王田之有三驅其於禽逆我而來則舍之順我而去則取之以逆順為取舍則失前禽矣王之失正在有厚薄其

於邑人之後而比者則不誠而吉是為上所使之中也非為上之中也易之為道欲其應而君子之善世又貴乎廣大無所决擇有應則狹而小如康屯之世而九乃屯其膏如同人之時而二乃同于宗皆有應而小比之九五其義同此初六以柔居下將以比人而執謙抱誠盡比上之道故不特有孚而又無咎不特孚信中足而亦有它至之吉比上之道此為盡善若二之自内應五雖不失所比然視初則有間矣故正則吉而不自失而

已至三之比六乃非其人而比之比非其人傷之者矣四居上體之下外比於五亦為比得其所故曰比賢而從上易之為體下卦則内而上卦則外也四近五故曰外比若夫上之為爻居一卦之極衆陰比之上時已曽不知幾彼皆爭先為比而已獨後比則無能為首凶之道也雖欲終之其可得乎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四